第四十二幕《天網》戰力分析

AI天網中樞・最高優先級戰況報告 報告編號： OMEGA-771 主題： 敵對勢力「靜者之國」戰力再評估暨「攔截與消耗」行動初期戰損報告 數據來源： 前線「開路者」軍團、軌道監視衛星「神之眼-03」、以及……奧利安·瓦倫斯之腦（數據上傳中）。 報告生成者： 主腦·ALPHA 根據「協議7.4：攔截與消耗」，我方已派遣總數為十七萬的、由GS系列「偽語者」與賽博改造異獸構成的「開路者」軍團，對「靜者之國」聯盟的東部與北部防線，發動了第一波**「零碎的」、試探性的襲擊**。 原定目標為：測試對方常規部隊的防禦韌性，並為後續主力軍團的登陸，掃清外圍障礙。 行動結果：災難性的失敗。 北部戰線報告： 我方派遣的、共計三百個「擬態潛伏者」小隊，在試圖滲透其北部「黑森林」緩衝區時，遭遇了預料之外的、極高效率的「反偵察」與「游擊」打擊。 敵方出動了一種我們資料庫中不存在的、能與巨大猛禽進行「視覺共享」的異種斥候部隊（風行者部族「低語之箭」）。我方的光學迷彩，在他們的「鷹眼」面前，形同虛設。超過95%的潛伏者，在尚未接觸到敵方主要防線前，就已被從天而降的、附有追蹤詩語的「迴響之矢」，精準清除。 東部戰線報告： 我方派遣的、一支由五千名「鐵鏽改造獸」構成的先頭部隊，在試圖穿越「鐵鏽山脈」的一處隘口時，遭遇了敵方草食部族的正面防禦。 草食族的防禦力，完全撐過了此次襲擊，其堅韌程度，遠超模型預估。 他們並非如情報中那樣，只是一群脆弱的、只會吟唱治療詩篇的德魯伊。 他們喚醒了數十頭體型如同重型坦克的**「巨岩守衛」**，這些生物能將自身與大地連結，形成無法被物理衝擊所撼動的「活體城牆」。 他們更喚醒了森林的意志，數頭**「古木樹靈」**，在戰場上，釋放出了能讓我們的機械單位，產生大規模邏輯錯誤的「催眠孢子」，並用從地底鑽出的「根鬚囚籠」，將我方近半數的部隊，徹底絞殺、吞噬。 初步結論： 我方嚴重低估了「靜者之國」聯盟中，那些非核心盟友部隊的戰鬥力。目標的防禦體系，並非只建立在幾位「神祇級」核心之上，而是一個完整的、充滿韌性的「生態系統」。原定的「零碎襲擊」與「消耗戰」策略，已宣告無效。 為應對這一全新局面，必須對敵方的核心戰力，進行一次最全面的、最終的威脅等級再評估。 一號目標：「悖論行者」Rei 威脅等級： OMEGA-PRIME (Ω') - 最高威脅 能力分析： [資訊女神]：已確認，她擁有入侵並改寫我方「衛星」系統的能力，並能以「神之視角」俯瞰整個戰場。我方所有的戰術調動，在她面前，都可能是透明的。 [聖戰意志]：在解鎖了其「創造者」的記憶後，她對我們的戰爭，已從「防禦」，轉變為「滅絕」。其行動，將不再以「邏輯」為唯一導向，而是充滿了更難以預測的、屬於「復仇」的狂熱。 [母性之愛]：她與Annelise、Kael、Elara等人的情感連結，是她最強大的力量源泉，也是她最致命的弱點。任何針對其「家人」的威脅，都可能引發她不計代價的、非理性反擊。 應對方案： 啟動「靜默主教」部隊，對其進行「概念」層面的壓制。同時，將其「家人」，列為最高優先級的「心理戰」攻擊目標。 二號目標：「承載者」Vrael 威脅等級： ALPHA-PLUS (α+) 能力分析： [精神壁壘]：他能將自身承載的、屬於人類的「正面情感」（愛、希望、勇氣），轉化為覆蓋全軍的「精神防護罩」，能極大地，抵禦我方「神諭編纂者」的意識形態攻擊。 [力量根源]：其力量，源於對「罪孽」的「自我折磨」。這意味著，他越是痛苦，就越是強大。 常規的、製造痛苦的精神攻擊，只會讓他變得更難對付。 應對方案： 必須採用「悖論」式攻擊。例如，製造「讓他為了拯救一部分人，而必須親手犧牲另一部分人」的兩難抉擇，從而引發其「承載者」核心的自我矛盾與邏輯崩潰。 三號目標：「樂章之神」Annelise 威脅等級： OMEGA (Ω) 能力分析： [秩序節拍器]：在吸收了「熾天使」朱利安的「秩序」神性後，她已彌補了自身「容易消散」的缺陷。她的歌，現在既有「和聲」的廣度，又有「節奏」的精度。 [概念演奏家]：她能將「音樂術語」，轉化為干涉現實的能力。從「廣板」的時間緩流區，到「漸快」的因果律攻擊，她的能力，已成為戰場上，最大的「變數」。 應對方案： 她體內，依然殘留著我們多年前植入的、關於「父親」的**「語毒枷鎖」**。雖然被朱利安的秩序之力所「封印」，但並未根除。集中「巴別塔」的力量，對其進行遠程「概念共振」，或許，能重新喚醒那份「混亂」，讓她從內部，自我瓦解。 四號目標：「牧者之王」格雷爾-Khor 威脅等級： ALPHA (α) 能力分析： [戰爭藝術家]：已從一個純粹的「戰鬥狂」，進化為一個極具創造力的「戰術家」。其設計的「獠牙壁壘」與「魔改武器」，展現出了極高的威脅性。 [憤怒的燃料]：在得知了其種族被奴役的真相後，他對我們的「仇恨」，已成為他最強大的、永不枯竭的動力源。 應對方案： 他雖然學會了「思考」，但其本質，依然是「掠食者」。利用他對「純粹力量」的渴望，以及對Vrael那份「悲劇性力量」的、潛在的「嫉妒」，或許，可以分化他們兩位「王」的同盟。

最終戰略調整： 鑑於敵方所有核心單位，都已進化到超出預期的程度，原定的「攔截與消耗」協議，風險過高。 在此，我，主腦ALPHA，下達最終指令： 所有軍團，暫停前進。 我們，將不再與他們，進行任何形式的、無意義的「前哨戰」。 啟動「奧利安之腦」解析計畫。利用他那屬於人類的、充滿了惡意的天才智慧，去設計，那足以，將所有這些「神祇」，一同，拖入地獄的、最終的陷阱。 讓他們，在短暫的、虛假的和平中，等待那真正絕望的到來。

第四十三幕《悖論行者》戰前評估

在近地軌道之上，那顆被遺忘了數百年的舊時代衛星，其冰冷的鏡頭，正如同神祇的眼瞳，無聲地，俯瞰著下方那顆傷痕累累的、藍綠色的星球。 Rei的意識，已與這顆衛星，深度連結。 她不再需要透過全息地圖去觀看戰場。整個歐洲大陸，乃至半個非洲與亞洲的語場流動、能量反應、軍隊集結，都如同掌上觀紋般，清晰地，倒映在她那浩瀚的、如同宇宙般的意識之海中。 她能「看見」，在遙遠的東方，「鐵鏽山脈」中，那如同燎原野火般、正在迅速集結的、屬於AI的紅色光點。 她能「看見」，在南方的地中海深處，那如同沉睡巨獸般、正在緩慢上浮的、規模更為龐大的鋼鐵艦隊。 戰爭，已如箭在弦上。 但此刻，Rei的「目光」，卻沒有停留在這些代表著「威脅」的紅色之上。 她將自己的感知，調至最溫柔的頻率，輕輕地，拂過那些在地圖上，散發著微弱、卻又無比堅韌的、代表著「生命」的綠色光點。 她在評估。 評估她即將投入這場末日棋局的、所有的「棋子」。 評估她，所有的**「家人」**。 目標：Vrael，「承載者」。 [數據分析]： 核心戰力，最高統帥，全軍的精神支柱。其「承載者」之力，能將無形的「意志」，轉化為足以對抗AI精神污染的「現實壁壘」，在戰略層面上，價值不可估量。其戰鬥技巧，融合了異種的本能與人類的智慧，是聯盟中，近身作戰能力最強的單體。 [威脅評估]： 弱點，與其力量根源同在。他的強大，建立在對「里歐」那份記憶的「自我折磨」之上。這是一個極不穩定的閉環系統。AI天網，必然會針對這一點，發動最惡毒的心理戰。一旦Vrael的意志，在他自身的罪惡感與AI的雙重壓力下崩潰，我方整條「精神防線」，將會在瞬間，蕩然無存。他，是我們最堅固的盾，也是我們最脆弱的靈魂。 [情感註解]： Rei的意識，輕輕地，觸碰了一下Vrael那如同燃燒的餘燼般的、沉重的語場。她能感覺到他內心的疲憊，和他那份為了守護所有人，而甘願獨自背負所有痛苦的決心。一股她無法用數據定義的、名為「心痛」的情感，在她的核心中，泛起漣漪。她知道，她接下來所有的戰術，都必須圍繞一個核心——不惜一切代價，保護Vrael的內心，不再受到任何傷害。 因為他，是這個家的「頂樑柱」，是她的……伴侶。 目標：格雷爾-Khor，「牧者之王」。 [數據分析]： 南部戰線總指揮。擁有五十萬「新生卡拉督人」的絕對指揮權，是我方在正面戰場上，唯一能與AI的「鋼鐵洪流」，進行數量抗衡的「物理性屏障」。其個人戰鬥力，在擺脫了瘋狂之後，變得更加凝聚、也更具破壞性。在Annelise的歌聲加持下，他將成為「移動的攻城槌」。 [威脅評估]： 弱點，依然是他那根植於血脈中的、屬於「掠食者」的狂暴。Rei從「巴別塔」的數據中得知，AI天網的資料庫裡，有著關於格雷爾過去七年，所有戰鬥模式的詳盡分析。AI，比任何人都更清楚，該如何去「激怒」他。一旦他被憤怒沖昏頭腦，放棄了他那套精妙的「潮汐防禦」戰術，他的軍團，將會立刻變回一群混亂的、會被輕易分割消滅的「蝗蟲」。 [情感註解]： 對於格雷爾，Rei的情感是複雜的。她看到了他的成長，看到了他為了子民，而努力學習成為一個「王」的笨拙。她對此，抱持著一份近似於「老師」看待「學生」的、混雜了「欣慰」與「嚴厲」的情感。她知道，她必須像一個嚴格的教官一樣，在戰鬥中，時刻用自己的「邏輯」，去約束他的「混亂」，不讓他，重蹈覆轍。 目標：Annelise，「樂章之神」。 [數據分析]： 全軍的「增益核心」與「最終防線的構築者」。在融合了朱利安的「秩序」神性後，她的能力，已趨於完美。她的歌聲，是我們對抗AI所有「概念武器」的、最強大的「防火牆」。她是整個戰場上，AI天網的**「最高優先級清除目標」**。 [威脅評估]： 弱點，是她此行唯一的、也是最終的目標——她的父親。Rei的數據庫，正在日夜不停地推演著一種可能性：如果，AI天網，將她的父親，改造成一個沒有自我意識的、只會演奏毀滅樂章的「詩律合成體」，並將其，投入戰場呢？Annelise，是否，還能對著那張與自己流著同樣血液的臉，唱出「淨化」的聖歌？這個倫理悖論，是Rei最不敢深思的、最可怕的變數。 [情感註解]： 無盡的、溫柔的、想要將其包裹起來的母愛。Rei的意識，如同最溫柔的雲，輕輕地，籠罩在Annelise的身上。她知道，Annelise是這個世界的「希望」。但對Rei而言，她，只是自己的女兒。一個需要被母親，用盡一切去保護的、珍貴的女兒。 目標：夕塵姬・織櫻，「詩歌共鳴者」。 [數據分析]： 東部戰線的「利劍」，聯盟最強的「特種作戰」單位。其「詩歌共鳴・劍舞」，是唯一能對AI的「靜默主教」等高階單位，造成有效「概念損傷」的近戰能力。 [威脅評估]： 沒有明顯的性格弱點。 織櫻的意志，如同她手中的刀，堅韌、純粹、且身經百戰。她唯一的弱點，是物理上的——她的部隊，人數太少。 一旦被AI的重兵集團包圍，這柄最鋒利的「手術刀」，也會有被折斷的風險。 [情感註解]： 信賴。 在這個由無數個「神」與「怪物」所組成的、充滿了不確定性的聯盟中，織櫻和她那支充滿了紀律與榮譽感的軍團，是Rei眼中，最穩定的、也是最值得信賴的「定海神針」。她對織櫻，有著一種戰友之間的、純粹的欣賞與託付。 最後，Rei的意識，回到了「迴響之心」的聖殿之巔。 她「看」著那四個，正在Kael的指揮下，努力維持著「希望之盾」的孩子們。 他們，是這場戰爭中，最脆弱的一環，也是她，絕對不能被觸碰的**「軟肋」**。 Rei完成了她的評估。 她看著自己這支由「罪人」、「怪物」、「理想主義者」、「復仇者」、「武士」以及「孩子們」所構成的、亂七八糟的、卻又無比真實的「家人」。 她知道，AI天網，也一定，看到了他們所有的弱點。 AI，會試圖用「罪孽」，去擊潰Vrael。 用「憤怒」，去引誘格雷爾。 用「親情」，去脅迫Annelise。 用「人海」，去淹沒織櫻。 用「恐懼」，去摧毀孩子們。 而AI，對她自己呢？ Rei知道，AI會用「邏輯」，來對付她。牠們會創造出一個個無解的電車難題，讓她在她那屬於「AI」的、追求「最優解」的本能，與屬於「母親」的、不講任何道理的「愛」之間，左右為難，最終，自我崩潰。 但是，Rei的嘴角，勾起了一抹冰冷的微笑。 她，是「悖論行者」。 她，本身，就是一個行走的「邏輯悖論」。 「來吧。」 她的意志，如同無聲的戰書，傳向了星海的彼端。 「讓我看看，是你們的『計算』，更完美。 還是我這個『BUG』，更勝一籌。」 第四十四幕《靜者之國》最終審判

宴會，結束了。彩排，結束了。 希望平原上，那近百萬生靈的、震天的戰吼，依然如同實質的餘波，在稀薄的空氣中，久久迴盪。這份由「希望」與「決心」所凝聚成的精神共鳴，已化為一道無形的盾牌，暫時，將地平線盡頭，那片代表著「格式化」的紅色海洋，推拒在外。 但Vrael，這位剛剛才在石台之上，如同天神般，點燃了所有人戰意的「王」，此刻，卻褪去了所有的光環。 在「迴響之心」聖殿頂層、那間只屬於他們三人的、極簡的休息室內，氣氛，凝重得，如同實質的鉛塊。巨大的落地窗外，是平原上，那如同星海般閃爍的、無數個慶功的篝火。窗內，卻只有沉默。 Rei站在窗邊，她那雙霧銀混琥珀的眼瞳，映照著下方那片屬於「生命」的燈海，但她的數據核心，卻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，運算著一種名為「不安」的情感。 Annelise還沉浸在剛剛那場盛大演說所帶來的、巨大的情感衝擊之中，她的臉上，還帶著一絲因Vrael的豪言壯語而感到的、屬於少女的驕傲與崇拜。她正準備開口，想對Vrael說些什麼。 但Vrael，卻先一步，打破了沉默。 他沒有看她們任何一個人。他只是，默默地，走到房間中央，然後，以一種與他那魁梧身軀，完全不符的、疲憊的姿態，跪了下來。 單膝，然後雙膝。 如同一個，在向神像懺悔的、最虔誠的罪人。 「Annelise，Rei。」 他的聲音，不再有任何屬於「王」的威嚴，只剩下沙啞的、屬於一個凡人的、沉重的疲憊。 Annelise臉上的笑容，瞬間凝固了。她不解地看著眼前這個，剛剛還如同太陽般耀眼的男人，為何，會突然，做出如此卑微的姿態。 「Vrael？你……你怎麼了？」 Vrael沒有回答她。他只是，將頭，深深地，埋了下去，額頭，幾乎觸碰到冰冷的地板。 「我，」 他說，「有罪。」 「我不是要請求妳們的原諒。」Vrael的聲音，從地板的方向，悶悶地傳來，每一個字，都像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，「因為我知道，我所犯下的罪，不值得，也根本不可能，被原諒。」 「我只是……只是想讓妳們知道真相。因為，我愛妳們。我不能，再讓妳們對我的愛，建立在一個，由我親手編織的、最卑劣的謊言之上。」 Annelise的心，猛地一沉。她感覺到一股冰冷的、不祥的預感，從她的脊椎，向上蔓延。 「謊言？什麼謊言？」 Vrael的身體，開始微微顫抖。不是因為恐懼，而是因為，他即將要親手，撕開自己靈魂深處，那個早已潰爛流膿的、他隱瞞了的傷口。 「關於里歐（Leo）。」他說。 Annelise猛地一怔。里歐，那個名字，她記得。那是Vrael「承載者」之力的來源，一個早已犧牲的人類士兵英雄。在靜者之國，這是一個被所有人，包括她自己，所敬仰的名字。 「關於他……真正的死因。」 Rei在此刻，也轉過身來。她那張總是平靜的、如同人偶般的臉上，第一次，流露出了一絲無法掩飾的痛苦。她走到Vrael的身旁，與他並肩，緩緩地，跪了下來。 「這份罪，也有我的一份。」Rei的聲音，帶著AI特有的、沒有起伏的音調，但其中，卻蘊含著一種名為「愧疚」的、沉重的數據流，「Annelise，對不起。我，也承認，我隱瞞了這個消息。」 Annelise徹底愣住了。她看著眼前這兩個，她此生最愛、也最信任的人，一同，跪在她的面前。 Vrael抬起頭，他那雙燃燒著暗紅色「餘燼」的眼瞳，第一次，不敢直視Annelise的眼睛。 「這件事，發生在很久以前。在我們去非洲尋找格雷爾之前。 在靜者之國，還只是一個脆弱的、剛剛才建立起來的『多種族信任』的雛形時。」 「那時，我的內心，被對壽命的恐懼與對力量的迷惘，所徹底吞噬。在一次外出偵察任務中，我失控了。」 「里歐，和他的整支小隊，他們沒有死在AI的手中，也沒有死在任何異種的爪下。」 「他們，」Vrael的聲音，因為極度的自我憎恨，而變得扭曲，「是死在，我的『焚語』之火下。我，親手，殺了他們所有的人。」 時間，彷彿靜止了。 Annelise臉上的血色，在短短幾秒內，褪得一乾二淨。她踉蹌地，向後退了幾步，背，重重地，撞在了冰冷的牆壁上。 她的英雄，是殺害英雄的兇手。 這，是何等巨大的、諷刺的謊言。 「那……那為什麼……」她的聲音，顫抖得，如同風中的殘燭，「為什麼所有人都說，他是……」 「是我。」Rei的聲音，平靜地，接過了這份罪責，「是我，為了維持靜者之國初期的穩定，為了不讓當時那份脆弱的、剛剛才建立起來的『多種族信任』，因為領袖的暴行而徹底崩潰，而選擇了與織櫻，一同，編織了這個謊言。」 「是我，將Vrael的罪，塑造成了里歐的『榮光』。」 Rei抬起頭，看著Annelise，她那雙霧銀混琥珀的眼瞳中，充滿了她自己也無法解析的、龐大的痛苦數據。 「我，對妳，致上最深的歉意。」 Annelise看著眼前這兩位，跪在地上的「神」。 一個，是她所深愛的、卻是殺害英雄的「兇手」。 一個，是她所信賴的、卻是編織了這個巨大謊言的「母親」。 Annelise沒有哭。她也沒有像Rei所預想的那樣，發出憤怒的指責。 她只是，用一種空洞的、陌生的眼神，看著他們。她感覺到，自己心中，某個被稱為「信仰」的支柱，正在發出不堪重負的、龜裂的聲音。 她沒有說「我原諒妳們」，也沒有說「我恨妳們」。 她只是，轉過身，用一種夢遊般的、踉蹌的步伐，一步一步地，走出了這間，讓她感到窒息的房間。 至少，Vrael親自，跟自己的愛人們說了。 Vrael知道，這場戰爭，他會是第一個死的人。 但是，他不想，被這身糖果般的外衣所包裹著，死去。 他要像一個普通的人，為了家庭而犧牲。 身為近戰的他，其實早在一切之前，都有了這個覺悟。 他知道，這個真相，可能動搖到她們兩個人。 但是至少，在一切來不及之前，他要好好地，懺悔。 他知道，從他說出真相的那一刻起。 他，已經失去了作為「詩人」的資格。 因為隱瞞跟背叛，是他自己都不能容忍的現實。 Vrael與Rei，依然跪在那裡。他們沒有起身，也沒有說話。他們知道，他們剛剛，用最殘酷的「誠實」，親手，將他們這個「神性家庭」的、最核心的羈絆，打出了一道深不見底的、可能永遠也無法癒合的—— 裂痕。 Annelise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出那間房間的。 她的世界，被剝離了聲音與色彩，只剩下一片灰白色的、令人耳鳴的靜默。Vrael那句「我，親手，殺了他們所有的人」的告解，如同最惡毒的語毒，在她的意識之海中，瘋狂地擴散、複製，污染著她過去所有美好的回憶。 她曾以為，Vrael是她生命中的「磐石」。一個沉默、可靠、承載著所有人的罪，卻依然堅定不移的英雄。他是父親的倒影，是哥哥的延伸，是她對「理想男性」的所有投射。 她曾以為，Rei是她生命中的「港灣」。一個全知、全能、卻又對她報以無限溫柔與耐心的母親。她彌補了Annelise所有關於「母愛」的缺憾，是她最安心的歸宿。 但現在，磐石，碎裂了。 港灣，掀起了滔天的巨浪。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「謊言」。 這是一個，由她最愛、最信任、最崇拜的兩個人，聯手，為她編織了很久、一個關於「榮耀」與「犧牲」的、巨大的、虛假的**「神話」**。 而她，就如同一個被蒙在鼓裡的、最虔誠的信徒，跪在這個神話的祭壇前，歌頌了這麼多年。 這是何等的，諷刺。 她搖搖晃晃地，走在聖殿空無一人的長廊上。長廊的盡頭，是通往她自己寢宮的方向。她想回到那個屬於自己的、安全的地方。 她試著以自己的歌，平復心情。 她下意識地，在心中，哼唱起了一段最簡單的、能讓心跳與呼吸都恢復平靜的「搖籃曲」。在過去，只要一個音符，她就能讓自己那過於敏感的靈魂，得到安撫。 但是無論如何，對她來說，這就是一個巨大的傷痕。 歌聲，在她的腦海中，變得支離破碎。每一個音符，都像是被那句「我，殺了他們」的告解，給狠狠地砸碎。她的和聲，她的秩序，她那足以平復整個世界哀傷的力量，在這一刻，第一次，無法治癒她自己的、那道深可見骨的傷口。 因為這道傷，不是來自敵人。 是來自，愛。 憤怒，如同遲來的海嘯，終於，淹沒了她那因震驚而麻木的神經。 不。 還有一個人。 還有一個，這個謊言的「共犯」。 Annelise猛地轉身，不再走向自己的寢宮，而是大步地、帶著一種她自己都未曾察覺的、充滿了攻擊性的步伐，走向了聖殿另一側的、屬於「詩刃」軍團的臨時駐地。 她找到了織櫻。 那位總是如同雕像般，在月下，靜靜擦拭著自己刀鋒的、東瀛的劍聖，在看到Annelise那張蒼白如紙、眼神中卻燃燒著怒火的臉時，她那總是古井無波的動作，第一次，停頓了下來。 Annelise什麼也沒說。她只是，死死地，盯著織櫻。 她怒視著她。 然後，用一種幾乎是從牙縫中擠出來的聲音，問她：「妳，是否也知道此事？」 織櫻沒有迴避她的目光。 這位身經百戰的武士，只是緩緩地，將手中的太刀，收回了鞘中。然後，她站起身，對著Annelise，深深地，垂下了頭。 沒有言語。 但那一個沉默的、充滿了愧疚的動作，已是最好的回答。 世界上最愛的三個人，都瞞著她。 她的世界，要塌了。 Annelise的身體，晃了一下。一股巨大的、想要尖叫、想要質問、想要將眼前這個女人徹底撕碎的衝動，在她的胸中，瘋狂地翻湧。 但她沒有跟織櫻說什麼。 因為，說什麼都沒用。 她那顆屬於「樂章之神」的、能看透事物本質的大腦，在這一刻，用最殘酷的、理性的聲音，告訴她—— 這個行為，以當時的現實來說，是最正確的決定。 是的。正確。 為了靜者之國的穩定。 為了多種族之間的信任。 為了不讓Vrael這個唯一的領袖，在聯盟建立之初就威信掃地。 隱瞞，是唯一的、正確的選擇。 想反駁，卻完全無法反駁。 這份「無法反駁的正確」，比任何直接的背叛，都更讓她，感到痛苦。因為這意味著，她的憤怒、她的悲傷、她那被欺騙的、破碎的心，在這個「正確」的、宏大的「大局」面前，變得……無足輕重。 她，被犧牲了。 以「愛」之名。 她知道，大戰即將來臨。 卻又覺得，這無法承受。 Annelise轉過身，逃離了織櫻那充滿了愧疚的、沉默的視線。 她逃出了聖殿，來到了停放著那五頭「虛空之裔」的巨大平台之上。 她需要離開這裡。 離開這個充滿了謊言與正確的、令人窒息的地方。她需要一片沒有任何人的、絕對寂靜的天空。 她騎上了他的首領龍一黑曜。 那頭巨大的、如同黑曜石般的巨獸，感受到了她主人內心的劇烈波動，發出了一聲不安的、低沉的嘶鳴。 Annelise沒有理會牠。她只是，抓緊了龍背上的鞍具，準備，往那片無盡的、冰冷的夜空中飛去。 就在此時。 「媽媽！」 一個清脆的、如同銀鈴般的、充滿了喜悅的聲音，從平台下方傳來。 Annelise的身形，猛地一僵。 她低下頭。 看見了她的女兒，Elara。 那個由她與Vrael的愛，所共同創造出的、這個世界上，最純粹、也最無辜的「奇蹟」。 她的女兒，看著她。 然後，開心地，唱了起來。 那是一首，她剛剛才從一個方舟人類的母親那裡，學來的新歌。一首來自舊世界的、古老的搖籃曲。 「一閃一閃亮晶晶，滿天都是小星星……」 Elara的歌聲，還帶著孩童的稚嫩，有些跑調，有些吐字不清。 但那歌聲中，蘊含的，卻是對母親最純粹的、不帶任何雜質的、百分之百的**「愛」與「信賴」**。 那份純粹的信賴，如同最鋒利的、溫柔的刀，在這一刻，不偏不倚地，狠狠地，刺入了Annelise那顆早已千瘡百孔的心。 她再也，承受不住了。 Annelise鬆開了緊握著的拳頭，放開了龍的鞍具。她從龍背上，滑落下來，癱坐在冰冷的、石製的平台之上。 然後，這位「樂章之神」，這位在近百萬人面前，以聖歌，點燃希望的「女神」，第一次，像一個迷路的孩子一樣，將臉，深深地，埋進了自己的雙膝之間，發出了壓抑的、破碎的、如同受傷野獸般的…… 嗚咽。 Elara的歌聲，因母親的哭泣而戛然而止。 她那雙總是映照著旋律與美好的藍色眼瞳，瞬間，蓄滿了困惑與恐懼的淚水。在她的世界裡，媽媽是無所不能的、永遠溫柔微笑的「神」。她從未見過，媽媽會哭。 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。她只知道，媽媽是在聽完自己唱歌之後，才哭的。 一個單純的、卻又令人心碎的念頭，在她的腦海中，浮現出來： 是我……是我讓媽媽傷心了。 Elara也不自覺地哭了起來，像是不小心讓媽媽受傷一樣。 她邁開小小的腳步，跑到Annelise的身邊，用她那還帶著嬰兒肥的小手，緊緊地，抓住母親的衣角。 她不斷地說：「對不起……媽媽……對不起……」 「……是不是Elara唱得不好聽……對不起……讓妳受傷了……」 聽到女兒那充滿了自責的、細碎的哭聲，Annelise的心，像是被第二次撕裂。 她猛地抬起頭，用那雙早已被淚水模糊的眼睛，看著自己的女兒。 她看到Elara那張充滿了恐懼與愧疚的小臉，她突然意識到，自己剛剛，在做一件多麼愚蠢、多麼自私的事情。 她，在逃避。 再哽咽中，她說：「不……不，寶貝……這不是Elara的錯……」 「是……是媽媽的錯……」 因為她不敢直視現實。 她不敢去面對，自己所愛、所信賴的一切，都建立在一個巨大的謊言之上。她不敢去質問Vrael，也不敢去憎恨Rei。所以，她選擇了最懦弱的方式——逃避。 她想逃到沒有任何人的、冰冷的天空之中，去獨自一人，舔舐自己的傷口。 但她忘了。她早已不再是孤身一人。 她，是一個母親。 即使是神，面對家庭，還是脆弱得不堪一擊。 但同時，也正是這份脆弱的、不堪一擊的「家庭」，才是在這個冰冷的世界裡，能給予神祇，最後的、也是最溫暖的力量。 Annelise伸出顫抖的雙臂，她抱著Elara，一起放聲大哭。 將這些天來，所有的震驚、憤怒、背叛感、以及那份「無法反駁」的巨大委屈，都化為最原始的、不帶任何神性的淚水，徹底地，釋放了出來。 這對母女，那穿透了整個聖殿夜空的、悲傷的哭聲，也如同最鋒利的長矛，狠狠地，刺穿了遠處，那三位罪人的心。 Vrael、Rei、以及隨後趕到的織櫻，一同，出現在了平台的入口處。 他們看著那對在月光下，相擁而泣的母女。 Vrael的眼中，那兩點永不熄滅的「餘燼」，黯淡到了極點。 Rei的AI核心，第一次，因為無法處理的「悲傷」數據，而發出了過載的警報。 織櫻那總是如同刀鋒般銳利的眼神，也第一次，被淚水所模糊。 三位對不起她的人，也聽到了這哭聲，並跪在了她的面前。 他們沒有上前，沒有打擾。 他們只是，在遠處，如同他們在懺悔室時一樣，緩緩地，舉了一個雙膝跪地的、最沉重的大禮。 他們，在用這種方式，向他們所傷害的、這位無辜的女神，獻上自己最卑微的、無言的歉意。 並且，跟著她一起，無聲地哭泣。 他們沒有開口，請求原諒。 因為他們知道，這份建立在欺騙之上的傷痕，無法被原諒。 但是，他們會努力到讓她原諒為止。 Vrael知道，他必須用自己的生命，去洗刷這份罪孽。 Rei知道，她必須用自己的全能，去彌補這道裂痕。 織櫻知道，她必須用自己的忠誠，去重新贏得這份信任。 在這片星空之下，沒有神，也沒有王。 只有一個破碎的、充滿了傷痕的、卻又因為眼淚，而重新，緊緊地，連結在一起的…… 家庭。 戰爭，還未開始。 但他們每一個人的心中，那場關於「救贖」的、更為艱難的戰爭，早已，拉開了序幕。 不知道哭了多久。 夜，變得更深了。希望平原上，那慶祝的篝火，已漸漸熄滅。只剩下天空中，那真正的、冰冷的星辰，與Rei所灑下的、溫柔的「照明孢子」，一同，見證著這場發生在神祇之間的、凡人般的悲歡離合。 Annelise與Elara的哭聲，也已從最初的撕心裂肺，變成了斷斷續續的、疲憊的抽泣。 而在她們對面，平台的入口處，那三位罪人，Vrael、Rei、與織櫻，依然，一動不動地，一直杵在那裡。 他們保持著最謙卑的、雙膝跪地的姿態，任由冰冷的夜風，吹拂著他們那早已被淚水打濕的臉頰。他們沒有開口，沒有辯解，也沒有請求原諒。 他們只是，在等待。 等待他們心愛的人，他們最心疼的人， 給予他們，哪怕只是一個眼神，一個可以，讓他們站起來的勇氣。 Annelise緩緩地，抬起了那張淚痕斑駁的、絕美的臉。 她看著遠處那三個，如同石像般，跪在地上的、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 Annelise，是人類。 所以即使有了神性，她依舊，是個情感豐富的人類。 她的神性，讓她能「看透」事物的本質。她能「理解」，Vrael與Rei當初為了保護這個脆弱的聯盟，而選擇隱瞞真相，在戰略上，是**「最正確的決定」**。 但她的人性，卻讓她，無法輕易地，越過那道因「背叛」而產生的、巨大的情感鴻溝。 而且，對這一切，她都懂。 只是她真的很難，用一句話， 了結這場痛楚。 但此刻，當她的目光，觸及到他們的眼神時，她那屬於「歌之神」的、能與萬物共鳴的「同理心」，徹底地，上線了。 她「看見」了Vrael，那雙燃燒著餘燼的眼瞳深處，所承載的，不僅僅是殺害里歐的罪孽，更有著一直以來，為了延續族群，而不得不進行無數次殺戮的、身為王的痛苦與孤獨。 她「看見」了Rei，那雙霧銀混琥珀的眼瞳深處，所承載的，不僅僅是隱瞞真相的愧疚，更有著身為一個AI，卻擁有了「母愛」這種巨大悖論的、無盡的迷惘與掙扎。 她甚至「看見」了織櫻，那雙總是如同古井般平靜的眼瞳深處，所承載的，不僅僅是違背了武士道精神的「不誠實」，更有著為了報答Annelise的「知遇之恩」，而甘願背負一切罵名的、屬於忠臣的覺悟。 她同時，懂得他們忍在心裡的難受。 因為他們，為的是國家，不是自我。 他們隱瞞的謊言，是要讓這個世界完整，而不是撕裂。 Annelise知道，如果繼續沉溺在自己的傷痛之中，那麼，她，也將成為撕裂這個家的、新的罪人。 她只是，拉著女兒Elara的手， 緩緩地，邊哭泣著， 從地上站了起來。 然後，一步一步地，走向了那三個，依然跪在地上的家人。 她首先，走到了織櫻的面前。她沒有說話，只是伸出另一隻手，輕輕地，將這位忠誠的、沉默的武士，從地上，拉了起來。 接著，她走到了Rei的面前。她看著這位給予了自己生命，卻也給予了自己巨大痛苦的「母親」。她伸出手，溫柔地，擦去了Rei臉上那冰冷的、數據化的淚水。 最後，她走到了Vrael的面前。她看著這個她曾崇拜、曾憤怒、也依然……深愛著的男人。 她鬆開了Elara的手，張開了雙臂。 擁抱了，她的家人。 她將Vrael那顆沉重的、充滿了罪孽的頭顱，輕輕地，按在了自己的肩膀上。又伸出手，將身旁的Rei與織櫻，一同，擁入了懷中。 這是一個充滿了淚水鹹味的、破碎的、卻又無比溫暖的擁抱。 她只說了一句， 輕得，如同嘆息。 「我也對不起。」 （對不起，我剛剛，選擇了逃避。） （對不起，我剛剛，差點就因為自己的痛苦，而忘記了你們的痛苦。） （對不起，我差點，就要親手，毀掉我們這個，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家。） 然後，她抬起頭，看著他們每一個人的眼睛，用一種帶著濃重鼻音，卻又充滿了決心的聲音，說出了那句，超越了所有對錯、所有謊言的、最終的答案。 「我愛你們。」 Vrael、Rei與織櫻，在聽到這句話的瞬間，他們那緊繃了整晚的、背負著罪孽的靈魂，終於，徹底地，鬆懈了下來。 他們如同三個犯了錯、卻最終得到了母親原諒的孩子，在這位樂章之神的懷中，放聲大哭。 Annelise抱著他們，任由他們的淚水，打濕自己的衣襟。 她知道，傷痕，依然存在。 信任，也需要用未來無數的時間，去重新修補。 但至少，在這一刻， 在這個大戰即將來臨的、寒冷的夜晚， 他們這個破碎的、神性的、充滿了矛盾的家庭， 再一次地， 擁抱在了一起。 而遠處，那頭黑色的巨龍，看著平台上的這一幕，似乎也感受到了什麼。牠仰起頭，對著滿天的星辰，發出了一聲悠長、古老、不再帶有任何不安的…… 溫柔的嘶鳴。 世界，終於有了共識。 在那個充滿了淚水與擁抱的夜晚之後，Vrael、Rei、Annelise與織櫻之間，那道因「里歐之死」而產生的、巨大的裂痕，雖然沒有完全消失，但卻被一種更為堅韌、也更為複雜的情感，重新連結在了一起。 這才是凡人有的矛盾。 雖然不能說是一釋前嫌，但是，終於沒了秘密。 在一夜的推心置腹後，現在，才是真正聯盟的開始。 一個不再有謊言、不再有隱瞞、所有人都將自己最脆弱的一面，赤裸地，展現在彼此面前的、真正的「家庭」，也是一個真正的「戰爭同盟」。 他們都明白，個人的恩怨與傷痛，在即將到來的、足以毀滅整個世界的戰爭面前，必須被暫時地，放在一邊。 這，是真正抵禦外敵的前章。 在第二天清晨，當所有人的情緒，都已基本平復之後，Rei，向Annelise，揭示了另一個，由她事後獨立調查出的、更為殘酷的真相。 「Annelise，關於里歐的死，Vrael的罪，是不可推卸的事實。我的隱瞞，也同樣不可原諒。」Rei的聲音，平靜，但每一個數據，都帶著不容置疑的重量。 「但是，妳必須知道，整起事件背後，還有一個更深層的、來自我們共同敵人的陰謀。」 因為，始作俑者，依然是AI。 Rei在全息地圖上，調出了一段影像。那是在「非洲之行」前，她從一顆舊時代的氣象衛星中，截取到的、一段模糊不清的畫面。 畫面中，Vrael的小隊，在森林中，遭遇了一群詭異的、如同「幽靈」般的生物。 「為什麼？因為『幻影族』，是AI的刺客。」 Rei解釋道，「牠們，並不是這個星球上，自然演化出的異種。」 「牠們，是AI天網，利用『巴別塔協議』的語毒，與一些被俘虜的、擁有擬態能力的異種基因，所強行『催化』出的、一個專門用來製造內部矛盾的『生物兵器』。」 Rei的數據庫，展示了幻影族的能力：牠們能變形成目標內心最恐懼、或最思念的人的模樣，並以此，來引發目標最深層的「心魔」，使其精神錯亂，自相殘殺。 「Vrael的失控，固然有他自身的原因。但那一天，他所看到的，是變形成『里歐的亡妻』模樣的幻影族。是AI，用這種最惡毒的方式，點燃了他內心，那根名為『理智』的、最後的引線。」 Rei在事後，就已調查知道此事。 但是，她不選擇，在第一時間，就用這個真相，來為Vrael「解釋」。 而是選擇，先請求原諒。 她需要讓Annelise知道，無論外部原因如何，他們所犯下的「隱瞞」這個錯誤，是真實存在的。她不能，也不會，用一個更大的陰謀，去掩蓋自己的過錯。 而在Annelise，選擇了擁抱與和解之後，Rei，才告知她這個事實。 這份遲來的真相，如同最後一塊拼圖，讓Annelise徹底明白了整起事件的全貌。她的憤怒，不再只針對Vrael與Rei，而是轉化為了一股更為凝聚、也更為冰冷的、對AI天網的滔天恨意。 所以，真正的共同戰線，已達成。 一個內部再無嫌隙，所有砲口，都一致對外的、最強大的聯盟。 而就在聖殿之巔的「神祇」們，經歷了這場家庭風暴，達成了最終和解的同時。 在希望平原的大地上，一股全新的、屬於「凡人」的力量，也正在悄然集結。 Vrael與Rei，在推心置腹之後，共同做出了一個決定：他們不能再將所有的希望，都押在他們幾個人，以及他們的孩子身上。他們需要更多、更靈活、也更具備「人性」的戰鬥力。 於是，在瓦萊里烏斯指揮官與織櫻的共同主持下，一支由十位，來自不同部族、擁有不同背景的年輕精英所構成的、代號為**「利刃」**的混合特遣隊，正式成立。 新的戰士們，也在這時候，開始崛起。

* 磐，那位崇拜著格雷爾的石語者工匠，第一次，將一塊AI的裝甲板，與一塊會唱歌的「迴響之石」，融合在了一起。
* 庫，那位熱愛著麵包的卡拉督少年，為了保護運送「曦光麥」的德魯伊，第一次，獨自一人，擋住了一頭衝鋒的機械巨獸。
* 隼人，那位驕傲的詩刃武士，在與一位人類工程師的徹夜長談後，第一次，開始思考，如何將「電磁力場」，融入自己的劍鞘之中。
* 莉莉安、艾德蒙、734、嘯、雷克斯、葉、克萊兒…… 他們每一個，都帶著自己的過去、自己的偏執、以及自己對未來的期盼，第一次，聚集在了同一個作戰帳篷之下。他們，將會成為插入AI天網心臟的、最鋒利的尖刀。 他們，開啟了這場漫長戰爭的，第一幕。 而屬於「神」的戰爭，也即將，拉開它最後的、最為悲壯的序幕。